

格雷马斯理论视角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角色模式与语义矩阵分析

李洵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38

DOI: 10.61369/SSSD.2025140032

摘 要 : 在中国电影诞生 120 周年之际,《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为国内外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描绘出新时代的画卷。这部影片之所以经典,与其内容和角色的精心设定紧密相关。本文以《哪吒2》的火爆为契机,运用叙事学方法中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模型,对《哪吒2》的叙事结构与符号系统展开深层结构分析。通过解构影片中的角色功能与语义关系,揭示其深层叙事逻辑和主题表达,进而挖掘影片的深层次文化内涵。

关 键 词 : 《哪吒之魔童闹海》; 角色模式; 语义矩阵

Analysis of Character Patterns and Semantic Matrix in "Nezha: Chaos in the S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imas' Theory

Li Xun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8

Abstract :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Chinese cinema, "Nezha: Chaos in the Se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ezha 2") has brought a visual feast to audiences at home and abroad, depicting a picture of the new era. The classic status of this film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well-crafted content and character settings. Taking the popularity of "Nezha 2" as an opportunity, this paper adopts the "character pattern and semantic matrix" model proposed by Greimas in narratology to conduct an in-depth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symbol system of "Nezha 2". By deconstructing the character functions and semantic relationships in the film, it reveals the underlying narrative logic and thematic expressi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n-depth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film.

Keywords : "Nezha: Chaos in the Sea"; character pattern; semantic matrix

一、动画创作中的叙事学表达与创新

叙事学作为文学与影视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近年来在动画领域的应用愈发广泛。叙事学里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特别是角色模式与语义矩阵模型,为剖析动画电影的深层叙事逻辑提供了系统化的方法。通过解构角色功能与语义关系,能够揭示动画作品的叙事规律、主题表达以及文化内涵,为动画创作和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尽管国产动画在商业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叙事深度和理论研究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动画的视觉风格、文化符号等表层元素,对叙事结构的系统性分析存在不足。运用格雷马斯理论研究《哪吒之魔童闹海》,有助于填补国产动画叙事研究的理论空白,为同类作品的创作与分析提供借鉴。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下,动画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叙事策略和文化内涵对民族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分析《哪吒之魔童闹海》,能够从文化层面开展深层次研究,深刻揭示影片如何通过叙事结构传递传统文化价值观,如自我抗争、亲情包容、打破偏见等,为探讨国产动画的文化传播路径提供新视角。

二、叙事学中的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研究

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由语言学家格雷马斯提出,格雷马斯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结构分析。格雷马斯认为角色必然与作品中的功能性事件相关,在故事发展中起到一定作用。格雷马斯通过分析力求找出故事内部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再据此推出整个叙事模式。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分为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两个不同领域。

(一)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研究主要经历了结构主义理论

引入、本土化转型和跨学科拓展三个阶段。

1. 结构主义理论的引入与初期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通过译介罗兰·巴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叙事学经典著作，开始关注角色功能与关系模式，国内也逐渐将西方叙事学中的角色模式应用于实践。例如，美国学者詹姆斯1985年在北京大学讲学期间，运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分析《聊斋志异》，首次将角色关系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中国文学批评，激发了对《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角色体系的重新解读，这是初期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在国内的应用情况。

2. 本土化探索与传统角色体系重构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注重将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研究与中国本土文学传统相结合。如文学史家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道与技的双构性思维”，强调中国古典小说角色塑造的伦理化特征（如《三国演义》的“忠义”角色群像）。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进一步从先秦神话与器物叙事中提炼“人－神－物”三元互动模式，这一模型逐渐实现本土化转变。

3. 跨学科研究趋势

近年来，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其中将角色模式融入电影叙事结构便是一个新方向。如国产动画电影《豆福传》中，塑造了势不两立的“黄豆”和“黑豆”的豆子族群，影片通过讲述黄豆家族豆福和豆香与黑豆斗争的故事，塑造出二元对立的角色形象，使影片矛盾更加激烈，推动整体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一新的研究趋势，为《哪吒2》的叙事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国际研究现状

在国际上，有关角色研究的起源可追溯到俄国学者普罗普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他总结出七种角色，为角色模式研究奠定基础。之后，格雷马斯在其基础上提出六个要素，简化角色范畴并揭示叙事文本深层结构。在文学创作与分析中，作家利用不同角色模式塑造人物，以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等不同叙事视角展现角色多面性，使读者深入理解角色。

而有关语义矩阵的概念由格雷马斯创立，强调以二元对立为基础，形成具有逻辑－语义学特征的结构组织。经詹姆斯等学者改换整合，应用于叙事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X型语义方阵”强调语义对立，这是对语义矩阵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总体而言，国际上叙事学研究中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的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化。

三、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模型在《哪吒2》中的体现

（一）《哪吒2》中的角色模式分析

格雷马斯根据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关系，区分出叙事作品的六种角色：主角和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和对头。这六种角色在《哪吒2》中分别得到了对应和体现，下面将进行逐一分析。

1. 主角和对象

在《哪吒2》中，哪吒作为整个影片的核心人物，无疑是整

个故事的主角。他的成长、抗争贯穿始终。魔丸转世的他，自出生便被陈塘关百姓视为威胁，承受着误解与排斥。他努力摆脱“魔”的标签，打破命运束缚，追求被认可与尊重，其行动推动整个故事发展。他从“魔童”身份出发，通过对抗天庭、拯救敖丙、抵御龙族入侵等行为，逐渐实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命运觉醒。从叙事作用来说，他是反抗行动的发起者。

而哪吒所追求的对象并非传统神话中的“封神”或“赎罪”，而是自我身份的认同与生存自由的获取。他拒绝成为仙界的顺从者，而是努力改变魔童命运。为了改变命运，他先后经历了肉身重塑、天庭考核和天庭的对抗，最终实现了重生。从情节内容来说，这一对象是推动整个情节的目标锚点。

2. 支使者 and 承受者

无量仙翁作为整个天庭的代表人物，成为了哪吒命运的一大支使者。他通过向哪吒发送修仙任务，实则将其作为清除异己的工具。其发送行为的虚伪性在剧情反转中被揭露——其任务本质是对妖族的阴谋清洗。无量仙翁在叙事中制造了一个结构性压迫，推动情节的发展。

在这一关系中，哪吒和敖丙以及一众妖族又成为了承受者。他们的命运随着无量仙翁而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激发了主体的反抗精神。他们为了获得自由和尊严，不断进行斗争，故事也由此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3. 助手和对头

以哪吒为主角进行分析，在哪吒成长和改变命运的过程中，李靖夫妇给予哪吒无尽的爱与支持，是他情感上的坚实依靠；太乙真人完成了对哪吒肉身的重塑，给了哪吒重生的机会，在天庭考核中也是处处帮助哪吒，是哪吒实现重生的重要助手；敖丙与哪吒并肩作战，他们共同帮助哪吒克服重重困难，构成哪吒的助手。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哪吒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中，龙族因误信敖丙死亡而袭击陈塘关，给哪吒和陈塘关带来巨大危机，成为哪吒在开局的对头。在影片的后半期，以无量仙翁为代表的天庭反派为消灭妖族而使用天元鼎困住哪吒众人，成为《哪吒2》中最大的对头。

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揭示了影片是如何重构了传统文化的角色功能，哪吒从“弑龙者”变为“秩序反叛者”，仙界由“正义使者”变为“压迫机器”，给观众带来全新认知。

（二）《哪吒2》中的语义矩阵分析

结合格雷马斯的X语义矩阵模型，对《哪吒2》中的对立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 主体（X）与反主体（反X）

哪吒（X）作为正义的一方，代表反抗权威、追求自由的个体力量，其核心特质是“打破成见”与“守护责任”。而无量仙翁（反X）作为仙界的代表人物，象征秩序与权力的压制，通过天元鼎等法器控制他者命运，隐喻社会中的霸权结构。

2. 非主体（反X）与非反主体（非反X）

龙族和妖族（非X）作为被仙界压迫的群体，其本质是为了对抗仙界的剥削，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虽然在这一过程中，龙

族和妖族的行为对于主体（X）而言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其本质是为了寻求生存空间。

陈塘观百姓和敖丙（非反X）代表中立或调和力量。百姓从偏见走向接纳，敖丙在责任与友情间抉择，最终与哪吒合作，体现对立中的和解可能。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蕴涵

《哪吒2》作为中国动画电影的里程碑，成功展现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哲学文化等多维度、多层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标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从深层文化角度出发对《哪吒2》进行叙事解读，可以更加深入挖掘影片中蕴涵的文化符号。

（一）阴阳文化

阴阳是一个简朴而博大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阴阳文化简单来说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观察到的两个对立且互补的原理或宇宙能量的集合支配。而这种阴阳观也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本土文化。敖丙和哪吒这两个角色的塑造，则分别对应着阴和阳这两种属性。他们额头上的水火标识合在一起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太极双鱼图，而在《哪吒2》中，哪吒与敖丙的合体，正好体现了二者对立统一的属性，体现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经典框架。

（二）音乐以及文物元素

在对《哪吒2》的相关研究中发现，电影中对于音乐和文物元

素的应用独具一格。在音乐方面，电影中大量运用民族乐器，如唢呐、弦乐等。电影在开场更是运用了传统文化中的侗族大歌，增强了整体画面的震撼感。在文物元素上，《哪吒2》也是处处展现。如结界兽的形象就是对三星堆文化的借鉴制作而成，玉虚宫的外景布局与色彩搭配参考了宋徽宗的《瑞鹤图》，种种元素的运用，都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运用。

（三）和谐共生与民族精神

影片中，哪吒与敖丙的关系从对立到合作，展现了龙与人本质上可以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这种设定不仅改写了传统哪吒传说的对抗性，还让“龙”作为中华民族图腾的国际话语表达变得更加清晰。这种和谐共生的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与共处的传统精神。

通过开展深层文化研究，我们可以透过《哪吒2》精彩的情节冲突和角色领悟背后丰富的中华精神力量，传递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自信。

五、结语

本文以格雷马斯理论为视角，对《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角色模式与语义矩阵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影片通过合理的角色设定和叙事结构，不仅展现了精彩的故事，更传递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本研究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动画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未来可继续深入探索叙事学理论在动画领域的应用，推动国产动画的发展与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 黄倩倩. 文化还原下的杨义中国叙事学建构 [J]. 青年文学家, 2024, (32): 129-131.
[2] 颜畅. 从《哪吒之魔童闹海》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 [J]. 视听, 2025, (19): 60-63. DOI: 10.19395/j.cnki.1674-246x.2025.19.019.
[3] 张新新, 黄笑语, 孙严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蕴涵、当代表达与策略机枢——《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文化现象分析 [J]. 中国编辑, 2025, (07): 55-63.
[4] 李春阳, 申宁涛. 新媒体时代国产动漫 IP 品牌化传播路径研究——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 [J]. 电影文学, 2025, (14): 143-147.